

漢書

七十三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西南夷傳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其西靡莫

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

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推結師古曰推音直追反結讀曰髻

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髻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

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

雋昆明師古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編髮

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苻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苻都二國也

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苻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苻音材各反自苻以東北君長以十

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此冉種也駹音毛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者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在蜀之西自駹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

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

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畧反略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

其地本巴人也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

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也旁平地肥

饒數千里師古曰池旁之地也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

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廼以其眾王滇



西南夷

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

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才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

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鈞

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秣馬棘僮旄牛以此

巴蜀郡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

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

曰番禺音蒲何反風讀曰諷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

形如桑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石渠則有之食讀曰飲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

而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普安反禺音隅蒙歸至長

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

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

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廼上書

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

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王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

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

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

饒通夜郎道為置吏其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

中將劉放曰當作中郎將後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

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百直用反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

西南夷

西南夷

西南夷

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此之於

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

能有也廼且聽蒙約還報廼以為犍為郡發巴蜀

卒治道自棘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

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

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

南夷道載轉相饜師古曰饜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

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罷讀曰疲餒飢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

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

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

如信之十五 匡書九十五

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

師古曰言通西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

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今自保守且脩成

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見蜀布

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空也亦曰捐篤也可

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

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

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

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聞隙

也指出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羗廼留為求道師古

西南夷

曰當卷滇王名。朱祁曰遷史當作身注云嘗一作賞四歲餘朱祁曰据遷史嘗云為求道西此四字當屬

上句作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滇王與漢使言

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

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

曰言可專事招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

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

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乃與其眾反殺

使者及犍為太守漢廼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

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

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斬

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

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夜郎遂入朝上

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印君并殺祿

侯并駝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雋郡祿

都為沈黎郡并駝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

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

王入朝師古曰風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

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師古曰杖猶

為援而不聽滇王入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

朝也杖音直亮反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

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

王始首善以故弗誅

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

滇王離西夷

師古

曰言東

滇舉國降

○劉敞曰多一填字

請置吏入朝於

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師古曰為西

之長帥

南夷君長以百入

○宋祁曰百入越本作數謝本楊本作入

獨夜郎滇受

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

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拍同並等

二十四邑凡二萬餘人皆反

師古曰並音伴

遣水衡都尉

發蜀郡犍為犍命萬餘人

師古曰犍命解在昭紀

擊牂

柯大破之後二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

呂辟胡將郡兵擊之

師古曰辟音辟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

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

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

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

曰鈞町戾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

師古曰鈞音鉅于反町音

大鼎斬首捕虜有功其亡波為鈞町王大鴻臚

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閒歲武都氏人

反

師古曰閒歲隔一歲

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頡戾韓增與大

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

鈞町王禹漏卧戾介

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介音踰

更舉兵相

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

道遠不可擊廼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卬持節和解  
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

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  
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

議者選與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與怯不前之意也太  
守察動靜有變廼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

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  
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

曰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貴  
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言其起也貴士貴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

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大

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釣反

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  
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

曰即猶若也不毛言草木不生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  
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墮毀也

音火規反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  
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

爲祥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蘇林



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

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口

更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

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

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

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鈞町王禹漏卧侯

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

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

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

翁指據院為囂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縱反聞以

西傳本十年 漢志本九年

七

誘其眾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

共師古曰共音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趣向也立

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且反又音麾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

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

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

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

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

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

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以為侯王邯然恨師古曰邯

其王名也邯音酣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

西上初表

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歛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崔汶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 南粵王趙佗傳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

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

秦并天

下略定揚粵

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

適徙民與粵雜處

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十三

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

師古曰囂音敖

病且死召龍川

令趙佗

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

傑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

師古曰辟讀曰僻

吾

欲興兵絕新道

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

自備待諸侯變會是

甚且番禺負山險阻

師古曰負借也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

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

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

師古曰彼知也音皮義反器器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

師古曰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

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

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

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十

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

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

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

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其南絕器物師古曰南與隔同

西傳六十五 漢志九十五 九

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擊滅南海并王

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

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竇擊之

師古曰周竇也慮音慮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逾領師古曰逾與踰同下

此皆類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

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宋祁曰甌集韻

於口反駱越種也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

國侔師古曰侔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

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武加於遠方也廼為

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

南粵

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  
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  
一人為副使賜作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其苦心  
勞苦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  
藩于代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  
越於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  
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以故詩暴乎治師古  
曰詩重也音布內及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  
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  
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  
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  
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實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具定者  
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  
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  
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  
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  
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言介隔也朕  
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

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

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云一乘之使以通

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

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

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

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之差也褚音竹呂反願王聽樂娛憂存

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

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

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

馬作三十一 陸賈書九十九

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蘇因為書稱蠻夷大

長老夫臣佗昧死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

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

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

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

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母子蠻夷

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

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

謂齒已長謂老也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

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

南粵

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聲吏相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師古曰振起也故

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

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

長沙王護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

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

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

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

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

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

漢書卷九十五卷 十二

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

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

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

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

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

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蝸蟲也蘇林曰

漢舊儀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

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

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

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

南粵

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  
王立三年閩粵主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  
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  
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  
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  
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主弟餘  
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  
王胡頓首曰天子西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  
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  
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  
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三言事天子期  
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  
漢朝也怵音先韋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  
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  
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  
璽李奇曰去其借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摻氏女師古曰摻音居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摻氏女為后興為  
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朝嬰齊猶尚樂  
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  
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死謚為明

王太子與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釁齊妻

時嘗與霸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及嬰齊

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

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

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

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

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師古曰倚勸王及幸臣求內屬蜀即因使者上書請

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

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大傅印餘得自置

西六一子 後書九十一子 十四

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大傅之外除其故黥劓刑用漢

法諸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資負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

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

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

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

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王之上書數諫

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

音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

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置酒請使者大臣

南粵



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古不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

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縱嘉以矛

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忽。宋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

兵就舍本音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稱病不肯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素二意誅嘉嘉知之

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

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

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與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

西傳不十力 漢志九十年 十午

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

曰邾川邾縣人也邾音夾奮田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故呂嘉為

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

秋與王太后弟摻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廼

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

亂專欲內屬蜀又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

從人行至長安虜賈以為僅奴自脫一時利亡

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廼與其弟將卒攻殺

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

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

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

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

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

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

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為首也封其子延

牟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蜀漢封

其子廣德為龍景侯晉灼曰龍景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

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

之義曰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令

卷之九十五 十三

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

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

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

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

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陔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

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劉敞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待伏波

將軍伏波將軍將軍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

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比皆城

南粵

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

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

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廼為營師古曰設營遣壘以待降者

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

相招諭之也。劉奉世曰何必侯印耶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毆而

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毆與驅同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文

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

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

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

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趙光

西件六十五 庚九十四 十七

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挑侯及粵揭陽

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粵將畢取以

軍降為賸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賸屬南陽音來彫反粵桂林監

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

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

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

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

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傳

南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比自粵王句踐之  
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

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

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何反從諸侯滅

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

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入佐漢漢五年

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

也古音音弋者反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

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

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

東漢書卷之九十八

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

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

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

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

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

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

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

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

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

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比自為將軍兵未喻  
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  
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彊即幸勝  
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眾彊盛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

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廼力戰不  
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音初江反使使奉其

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  
殞利莫大焉廼以便且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

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  
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乃使郎

中郎劉敞曰當作中郎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

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繇竊自立為王繇王  
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

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  
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

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及漢破番

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  
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

命也曰聽詔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

卷之五十五 漢書卷之五十五 十九

往師古曰言兵在境 廼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

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

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

舊到山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皆坐畏懦

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

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浮海

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中尉王温

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

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險使徇北

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

西件六十五

漢九十四

二十一

錢唐棟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為

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自兵未往故

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

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

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

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

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封陽為

印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橫海將軍說為

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師古曰繚音遼福

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

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

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

鄜侯師古曰鄜音郭於是天子曰東粵陞多阻閩粵悍

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

東粵地遂虛

### 朝鮮王滿傳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具番師古曰朝鮮師

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

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涇水

為界師古曰涇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

西傳九十五 漢書九十七 廿一

亡命聚黨千餘人推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涇

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

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都王

險李奇曰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

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

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

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

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

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真番辰國

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元封

朝鮮

二年漢使涉河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音才笑讓也音才笑

反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

長師古曰長音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

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

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龍襲攻殺何天子募罪

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

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

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縱敗散多

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

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

西傳卷之十九 漢志卷之十九 廿二

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

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

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

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

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也人眾萬餘

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

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

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

沮水上軍廼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

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

朝鮮



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

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

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

鮮大臣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

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

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

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

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

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卒不能制宋祁曰卒越本作率乃

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

西傳六十九 辰五九十五 廿二

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

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

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

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

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

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

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宋祁曰戲下字上當更有軍字并

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

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

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

朝鮮

谿人名失之矣不當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

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

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

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

反復政吏宋祁曰政當作攻一本作改字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

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

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濼清侯師古曰濼音獲陶為秋苴

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千余反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

西傳六十年 漢九十年 廿四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

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

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

庶人

賁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

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惟楚

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

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

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

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殷動能成功

朝鮮

然已勤矣

師古曰已甚也

追觀太宗填撫尉佗

師古曰言文帝

以道德安撫之也填音竹丹

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者哉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窳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道德

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第六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師古曰烏孫國漢書九十六

西域傳上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

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皆在匈奴之西烏孫

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

千餘里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院塞

也西則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其南山

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也音之欲反其河有兩

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賢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于

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後漢書卷九十六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

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

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

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

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蘇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南道

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前王

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

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

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反有城郭田畜與匈奴

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

西域

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

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襄

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戎狄

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境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

高反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

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

渾邪休屠王師古曰渾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師古

曰今音鈴。宋祁曰集韻令音連云令居縣名在余城郡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

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煌音徒門反列四郡

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

西傳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

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

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

之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

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

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

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

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

西域

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

師古曰都猶揔也言揔護南北之道

僮僕都

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

田於北胥鞬

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

披莎車之地

師古

曰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烏孫康

居諸外國

師古曰督視也

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

之可擊擊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都護治烏壘城

宋祁曰烏字下監

本有孫字

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由官

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

帝時復置戍已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

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

西漢書卷九十九

上卷九十九

三

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

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

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

孟康曰婼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

婼羌國

王號去胡來王

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

去陽關千八百里

宋

祁曰越本八作六

去長安六千二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

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

戶四百五十口千七

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

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

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

山有鐵自作兵兵有矛服刀劔甲

劉德曰服刀拍鞞也師古曰拍

西域

晉語解音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

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

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

侯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卩卩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都

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

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

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他國種田又耀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

反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

西傳卷十六

後漢書卷九十九

四

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蠹食其樹

而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檉音丑成反。宋祁曰法文工字

別本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

何能作兵與媿羗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

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

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今其兵遮漢使漢使多

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

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

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

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立威  
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為浞野

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日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

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

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

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

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

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

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之簿

音步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

西傳卷之二十一 後漢書

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侯

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

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

法下蠶室音口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

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

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

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

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

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

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

西域



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道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

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又後復為匈奴反間師古曰間

音居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

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傳介子往刺其王

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

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

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

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

尉屠耆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今滅國矣介

卷之二十一 臣九十一

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

馳傳詣闕師古曰闕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

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

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將

軍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

丞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

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

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

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

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

西域

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徃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二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扞零城師古曰扞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百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

西傳卷之二十一 西域上 六

七

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

四百八十口三千二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

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

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陜西通扞

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扞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

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

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

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扞彌國王治扞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五百四十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西通于闐二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

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

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

西域志卷之二十一 西戎九

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

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婁羌

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之璞

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

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

西域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

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鷓鴣耳非正音也

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

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

三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劉敞曰秣當作秣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

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

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

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

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猿之為出

卷之九

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蹠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

乎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去陽

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里

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鍾言反去長安

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

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

烏秣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

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

西域

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  
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人接西至無  
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  
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  
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

西傳卷之二十一 西域六

十

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  
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  
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  
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秣北與捐  
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  
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  
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  
五十里西至無雷二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二

百二十里南與婁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奉世曰按婁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閩難堯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婁羌相接必誤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

諸國同屬屬屬

屬屬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

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

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

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

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

南君屬屬師古曰君謂為之塞種分散往往為數

西釋本卷上 漢本九十六

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指毒之屬

皆故塞種也屬屬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

穰梓竹漆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

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

治宮室織屬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

市列師古曰市有列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

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

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

廣志云屬屬大狗大如驢赤色數珠璣珊瑚虎魄壁流

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

西域

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  
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它畜

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

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

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

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

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

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

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

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

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

西傳天十六上 漢志九十六

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

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

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

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

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

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

寇也慝音苦類反比音頻寐反 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

慕不足以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師古曰城郭摠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

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

行賈賤人欲通貨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

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

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麻止不屬

漢者凡四五國也音工衡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尚時為所侵盜驢畜男負糧須

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國或貧

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

之間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

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

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

西大上 卷之九十八

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口反又有三池盤石

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二千里臨崢嶸不測

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

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靡碎

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異充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人墮執不得相視險阻危害

要荒侯綏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

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

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

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



也山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

與屬賓北與撲挑○宋祁曰景本挑作桃西與犁軒條支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犁讀與驪同軒音鉅連反又音鉅言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

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餅也音於龍反人眾甚多徃徃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

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

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

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命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自條支乘水西行

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以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七大如牛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後狻也後音酸俗重

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

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

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蘇林曰番音盤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

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屬賓同亦

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

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

錢有大馬爵

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宋祁

曰注文張翅下當有舉字

其屬蜀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

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為書記

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

武帝始

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

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

西六十五上

後考九十六

十一

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耜

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安息東則

大月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里不屬

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

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

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

出一封橐駝

師古曰春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

大月

氏本行國也隨畜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

萬故彊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

本居敦煌祁連間

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

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

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

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票漢

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翕字一曰休密翎侯

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

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去都護五千九

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胘頓

西域志卷之九十六

翎侯師古曰胘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

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

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

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師古

曰闐音徒千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

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

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

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宣帝時匈奴爭亂

西域

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

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

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尉西域諸國兵

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

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

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

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

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

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

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三言之結配烏孫

西六十六上 漢本九十六

十七

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

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

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

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响都護吏反响音徒濫反故

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

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

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言取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

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宜自高自以事漢為太甲而欲改志也且

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

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

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

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

空罷耗

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罷讀曰疲耗

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為

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

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

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巖王治蘇巖城

師古曰巖音下戒反

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

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

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窳窳音更

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

西六十一二

十八

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

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

里五曰奧韃王

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韃音居三反

治奧韃城去都護

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

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

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

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

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

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

萬餘石又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者目宿師古

曰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

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

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

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

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宛遂攻殺漢使取

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

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

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

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昧蔡音

千葛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

曰調古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

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

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

之威師古曰風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

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

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

西域

西行卷之六 漢書卷九十九 十九

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

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

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

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師古曰

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

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

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

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戶七百口

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千一

十里戶二百五十八口千二十勝兵四百八十人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一百二十里至捐毒衍敦

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

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

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

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

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師古曰屬聯也

音之  
欲反

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  
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  
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  
二千三百二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  
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  
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  
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  
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

西域傳卷之三十一 九一六

北

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  
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  
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  
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  
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  
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  
為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  
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  
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



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